

张爱玲精品散文

长春出版社

张爱玲散文全编

● 刘树魁编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8号

张爱玲精品散文

刘树魁 编

责任编辑：杜菲

封面设计：王德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筑街43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劳动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 字数：340000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19-9/I·21 定价：25.00元

序 言

吴福辉

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放在一起读，方才有味。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善于深藏、掩饰自己，他的作品终究要泄出他的文字、身世、思想的“家底”的。“泄洪道”可以各各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尽言他人之事，甚至回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体，只管编织沪港百余年来男女悲欢的密密情网，却处处有她的情影在闪闪动。反观她的散文，差不多篇篇尽言自己，谈自己的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感，但你会觉得这个琐屑的、亲昵的张爱玲世界，远不止那么一点点的边际，它还是能牵动感同身受的许多人的思绪，连锁着现代都市的人性世界的。

小说《倾城之恋》的后半部分，就可以这样地与散文《烬余录》连读。《倾城之恋》里的一双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芳遇上了香港陷落事件，一直暧昧不明的关系发生急转，惯享优裕生活的富商遂娶进了式微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再嫁的凄美女性。而张爱玲叙述香港战事切身经验的《烬余录》，记录了战争怎样把人们平时延宕的事情逼成，许多婚配潦草急就。任凭你读《倾城之恋》的结尾如何粗心，这时也会猛然悟到怪不得缺乏一种“大团圆”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气氛。人

生的部分终结，划定的一个句号，实潜伏了落花流水的无奈和偶然，想想心里酸楚楚的，悲从中来。这正是张爱玲所欲达到的效果。

张爱玲的散文大半自诉身边感受。人生的、文化的讨论，都浸透她的灵性。天地只有那么大，用色彩斑斓的印象、生生不已的感触、鲜活如初的回忆精心组合而成。如写电车回厂：“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公寓生活记趣》）这类有情有味的文字，是她的典型作风。当然，不要误以为张爱玲只会写感觉丰盈，联想连翩，韵味盎然的句子，她也有思想。不是那种严谨博大的哲学思想，或依一定阶级旨归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在絮絮道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举重若轻，有时，似乎不经地点出，皆成妙语。本来在谈的是京剧古老的戏文，突然冒出一句：“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身处四十年代的“乱世”，按理没有多少“时代感”的张爱玲也会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的话》）“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烬余录》）这些预言般的警句本身就够惊心动魄的。但是张爱玲从不用这些内容来收束文章，或者明显地作成一篇文章的

“眼”，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张爱玲了。她满篇俏丽、漂亮的话里，只嵌入这么数句，其余还是说些题中应有的聪明话语，或题外貌似不相干的闲言碎语。她的信念就是如此：“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烬余录》）她不把散文的主旨提炼得干干净净，不用对照的集中的写法，而用“参差”的写法，错落有致的写法，用更适合散文的写法，让“散”成为一种美，一种兼有情理和文字两方面疏离的美。这是我读张爱玲散文首先感到的。

张爱玲擅长绘画。她自己唯一编定的散文集《流言》里便印了许多小幅手绘的女像速写。她画别人，有点近漫画笔法，轮到画自己（或拍摄），知道自己并不美丽，注意的是风度，是气质，不自觉地露出一副凄清的旷世才女相来。《“卷首玉照”及其他》写她为了书中的肖像照，是如何女人气地一次次与出版商交涉。实际上，她的全部散文便是一幅线条繁复的自画素描。漂亮得多了。这里的她，是个具有多重文化角色的女郎：她是地地道道的都市人，一个现代市民；是个女性；处处可见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主体的存在；她也是个中国的文化人，是作家，一个靠文字为生的，有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感觉和文化视点的作家。从而给她所写的一切文字，尤其是自抒性强的散文，打上极深的印痕。

张爱玲散文表现深厚的市民情趣，既非老式保守市民的，又非时髦市民的。许多长期居住在上海滩的“移民”一谈起上海，仍不免恨恨。京海论战一开，纷纷骂起云朵，与海派脱离干系，唯恐沾上半星腥味。张爱玲是后生小子（丫头）了，她居然直认不讳地说她“喜欢上海人”。这个“喜欢”里面有

分析，不凭感情用事：“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到底是上海人》）她的散文选题许多来源于此，谈服装，谈公寓，谈电影，谈路景，谈跳舞、绘画、音乐，谈她的城市化的亲朋，共同的背景是上海或香港。当时的香港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城市化还不就是沪化或沪化的翻版港化？张爱玲谈近代服装史如数家珍，确实内行，不过她更留意通过服装变迁显示人性与民意。她批评传统的服装过分注重细节，“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更衣记》）她注意都市风景线里“人的成份”。华贵的橱窗所以吸引人，因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之便。隔壁茶食店做蛋糕的气味胜于品尝，因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张爱玲”，这个自嘲为“恶俗不堪”的名字她不愿更改，理由是因为它可以随时提醒自己不过是都会万千人群中的一个俗人。她热爱市民的俗美，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于柴米油盐，水与太阳的遍施予人的恩惠之中寻找实际的人生。谁都会说城市的噪音是讨厌的，菜蔬瓜果要长在菜园瓜地、果树枝头，才有自然的美，张爱玲偏能欣赏“市声”，说听见电车响才睡得好觉。她描写小菜场上的茄子，“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公寓生活记趣》）她是能充分体味到、享受到都市生活之乐的人，一个彻头彻尾、彻

里彻外的都会人。

张爱玲的女人性并不单单表现在《谈女人》这样一些专论文章里，她有十足的女人的立场和角度。不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权主义”，是要摆脱旧制家庭妇道的非人性，又充分保持着妇性的。她攻击社会上流行的“妇德”说，不过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借银灯》）她在电车上听洋装女子与老工女子谈话，感到“悲怆”，因“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所以她对女性的感情比较复杂，她说可爱的女人实在可爱，也说坏女人比最坏的男人还要坏得彻底。她承认女人的小性，作伪，狐媚子，探究其历史形成因素，也说女人具“地母”的普遍根性。她散文里涉及到的女人性，都是说不完的话题，比如认为女人向往安稳、平凡的生活；最独立的职业女性也喜欢男人硬朗的肩背，乐意花丈夫的钱；女人择偶要比男人高明，并不纯粹以貌取人；正经女人如有机会扮演荡妇，必定跃跃欲试；只有女人才会领会与女人交锋之苦，并懂得没有佣人的佳处；而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去年那件夹袍，前年那件大衣来，也会一往情深。张爱玲属于那类聪慧的时代女性，除开她不想经过政治革命来解决妇女问题以外，她真正是能进入情境又超脱角色，有权来谈女人的一个。我看有些男人和女人就不一定有这个资格。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在散文中直接表达出她的文化、文学观念。这是读者叩响她的文学之门并登堂入室的一个绝好通道。表面上她是一个脱离政治倾向的，追求无时间性的、无

功利性的文人，其实社会斗争时时将她卷入。写过歪曲现实的《秧歌》，想她现今也会自省。所以五十年代胡适为她在美国相遇，谈起大陆她表示沉默。她多次表示过对“五四”新文艺腔的不满，她谈诗喜爱现代派，一生嗜好社会小说，对传统的章回体从来表示心仪，她很不以新文学中浅薄的浪漫蒂克为然，直呼为“滥情”。对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她大体持旁观态度。有一段评价的话还算客观，是从文学家的角度讲的：“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更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银宫就学记》）这里肯定包含左翼，特别论及电影，三十年代几乎是左翼的天下。所以能看出张爱玲身上民族的、民间的文化素质颇深，这是她选择过去文艺的主要标尺。她的身世和学历使她懂得外国，但文字上永远不能容忍“洋八股”。她谈赛尚的画，用中国文论的意境说比附来比附去。她谈音乐，完全道出一个中国人对中外音乐的感觉，交响乐、钢琴、歌剧、通俗歌曲、爵士乐反不如喧哗吵闹的中国锣鼓似的。她是个无可救药的崇拜人间世俗美的专门家，注定能欣赏现代美之中留存的古典的美、逝去的美，保有一点凄凉的美。

总之，张爱玲这个现代都会里的知识妇女，经由她的散文，表现出现代和传统的两重品格，两者的纠缠不分犹如一对怨鬼附身。她住在四十年代高层的公寓里，想着如果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捧个碗噎噎奔下楼梯再乘电梯上来。该多么可笑。但如果照《依本痴情》里的办法用丝袜结了绳

子，吊篮下窗买臭豆腐干呢，也太奢侈。最能说明她的文学的矛盾性的，便是女友炎樱为《传奇》增订本设计的封面：一张晚清的时装仕女图，画个女人幽幽地在玩骨牌，旁边从着奶妈，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晚饭后恬静的家常一幕。但栏杆外有个蒙面的、比例不过的人形突兀地伸进头来，像个鬼魂，是个窈窕的女身，向里面窥视。这是谁？张爱玲说，这是“现代人。”（见《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国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是栏杆处的女形越发窈窕美丽，栏杆内的传统妇女要抵御外鬼（或许本应换一个态度），置之不理，所付的代价似乎越来越高。张爱玲自身及其文学的价值，正是表现这一历史性对峙的全部复杂、苍凉的内涵的。

张爱玲喜用“苍凉”、“悲凉”、“荒凉”这些词儿来形容人生。她深知家常的中国，懂得平凡生命的乐趣，咂摸到它的滋味，能享受生活，也在享用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十八岁写的获《西风》杂志征文奖的《天才梦》，会写出这样的结尾：“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即便这是一个文学青年从哪个外国老头儿那里生吞活剥来的句子，也得有她征引的兴奋点作怪才成。这非释非道、近释近道的生命观也来自那个栏杆外的“现代人”。生活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潜入物质拥有富足、理智发达、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人们的心灵，作为一个女性，仿佛更能体验到这种大掺和的滋味。张爱玲散文的底色便这样铺就，无论她多么俏皮地道出她的欢娱，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最终不由自主地要流露出她的悲音。《夜营的喇叭》所写夜间只有她能听见的，

极低，绝细，一丝断了又连上的号声，悲凄和令人恐惧。虽然时有不知名的邻人或路人欢快的口哨来调和，它还是悲凄和令人恐惧的。这支夜营的喇叭，吹响了她的——一切文字的基调。身居乱世而无从感到自身力量的张爱玲，不免自伤自恋。有人替张爱玲辩护，意思是她的悲，与世纪人的命运、性情相通，我想说，这并不矛盾，真正归于个人的自伤自恋的“情结”，自然会影响其文学失掉宽宏、坚实的质地，但并不是就不能由此及彼地扩大开去。任何有个性的文学，同时可以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

病中于燕京东土城下

目 录

序 言	吴福辉 1
天才梦	1
到底是上海人	5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8
更衣记	17
公寓生活记趣	27
夜营的喇叭	34
道路以目	35
必也正名乎	42
烬余录	48
谈女人	61
借银灯	72
论写作	76
爱	83
有女同车	84
走！走到楼上去	86
银官就学记	89

童言无忌	93
造 人	104
打 人	107
说胡萝卜	109
自己的文章	110
私 语	118
诗与胡说	133
写什么	139
中国人的宗教	141
忘不了的画	162
雨伞下	171
炎樱语录	172
存 稿	175
《传奇》再版的话	184
谈跳舞	188
谈 画	204
谈音乐	215
气短情长及其他	226
“卷首玉照”及其他	232
双 声	238
吉 利	250
秘 密	251
丈人的心	252
我看苏青	253
〔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270

姑姑语录·····	285
中国的日夜·····	290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297
《张爱玲小说集》自序·····	299
忆胡适之·····	300
《张看》自序·····	314
《红楼梦魇》自序·····	319
《多少恨》前言·····	325
惘然记·····	327
谈看书·····	330
谈看书后记·····	376
《续集》自序·····	407
关于《笑声泪痕》·····	410
羊毛出在羊身上·····	414
表姨细姨及其他·····	420
谈吃与画饼充饥·····	426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446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	467
草炉饼·····	471
“嘎?”? ·····	475

• 附 编 •

迟 暮·····	483
秋 雨·····	485
读书报告三则·····	487

《若馨》评	489
论卡通画之前途	491
Sketches of Some Shepherds	494
My Great Expectations	500

天 才 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

^① 瓦格涅，通译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生致力于歌剧创作，代表作有《尼伯龙根指环》等。

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格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术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① splendour，辉煌、壮丽。

② melancholy，忧郁。